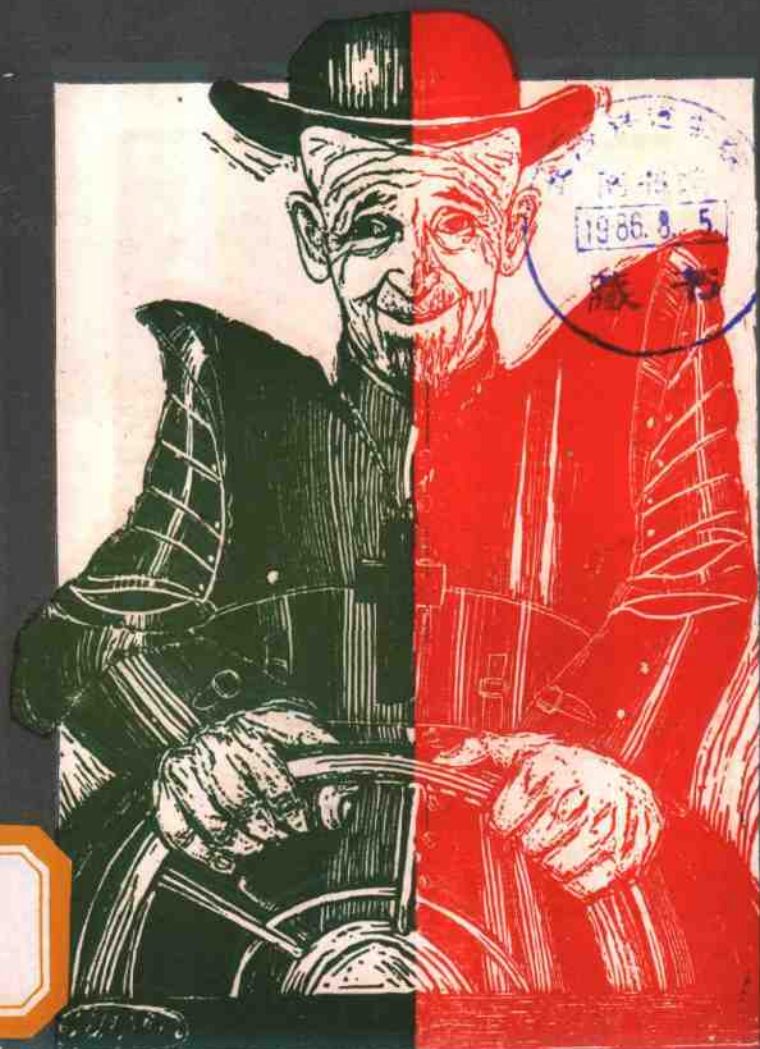


吉诃德大神父

X511
G C02

格林中篇小说选



115

L 02

(英)格雷厄姆·格林

吉诃德大神父

冯之安 译

输者赢得一切

魏 屏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选收格林的两篇讽刺小说。《吉诃德大神父》写一位神父提升为大神父后，受到某主教的嫉恨。先是被诬有精神病，继又遭软禁，幸得前任市长设法搭救。在逃亡途中，大神父的单纯、善良，反招致种种怀疑与责难，乃至被诬与抢劫犯有通而遭追捕，最后落得车毁人亡的可悲结局。小说对导致大神父被逼身亡的世俗偏见，进行了辛辣而风趣的讽刺。

《输者赢得一切》描写一对恩爱相处的年轻夫妇，由于偶然的机缘，男的在赌城因赌钱发了大财，但却几乎造成家庭破裂；当他情愿放弃全部赌博所得，恢复原先正直的面目时，又赢得了失去的爱情与信任。小说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笞了那种贪而无厌的自私念头。

吉诃德大神父

（格林中篇小说选）

《译林》编辑部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3.5 插页1 字数71,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书号：10100·858 定价：0.54 元

责任编辑 朱 绮

译 者 的 话

冯之安

格雷厄姆·格林，1904年出生在英国哈福德郡，就读于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时代发表过一本诗集，毕业后任《诺丁汉杂志》记者，继任《泰晤士报》副总编辑数年。他在游历世界各地采访新闻期间，收集了丰富的文学资料，先后创作小说、戏剧及游记集等三十余部。

他曾信奉天主教，但常在作品中对传统的教规和教义提出挑战。他的长篇小说以惊险及娱乐性两种特点最为突出，笔调讽刺幽默，极为西方读者所欣赏。小说有《内心的人》1929，《行动的名义》1930，《黄昏的谣言》1931，《斯坦布尔列车》1932，《这是战场》1934，《不带地图的旅行》1935，《一枝出售的枪》1936，《布列顿硬糖》1938，《不法之路》及《密探》1939，《权力与荣耀》1940，《恐怖内阁》1943，《问题的核心》1948，《第三个人》1950，《事情的结局》1951，《沉默的美国人》1955，《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无可救药者》1961，《喜剧演员》1966，《姨母旅行记》1969，《名誉领事》1973，《人的因素》1978，《炸弹宴会》1980，《吉诃德大神父》1982等等。其中多种已改编为剧本，拍成了电影。

格林素以多产闻名，年逾八旬仍从事回忆录及其他作品的写作，现任英国全国图书联合会主席，曾获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和女皇授予的骑士勋章。

目 录

译者的话	冯之安
吉诃德大神父	冯之安编译 (1)
输者赢得一切	魏 屏译 (51)

一、吉诃德晋升大神父

乡村神父吉诃德想起午餐缺酒，不惜亲自驾车到八百英里外一家合作社去买酒。他开出埃尔托巴索小村，来到去巴伦西亚的大道。那天热得农田开裂，而他那辆已经驾驶了八年的小轿车第 600 号既无空调装置，又无法在公路上疾驶。他的教民早已劝他换一辆新车，他只能默祷上天：您老人家尽可以对我多少次的祈祷置之不理，但愿这辆小车能陪我直至寿终正寝。

他神思恍惚，差一点儿撞上停在大道拐角上的一辆黑色大轿车。驾驶座上那位黑衣黑帽的人物似乎是在巴伦西亚去马德里的途中暂时休息一会儿，因此神父打旁边过去并未理会他。等他买酒回来，才注意到那辆车上的人物除了黑衣上戴着一个白色的罗马教士领圈外，领圈下还挂着一个紫色的围兜；那便是说，此人若不是一位主教，也决不会在大神父之下。

吉诃德神父一向怕见主教之类的人物，因为他的顶头上司，那位主教，就看不起他，说是凭他这个姓氏就不是什么正经人物，“吉诃德”只是自命不凡的小说家塞万提斯笔下一个虚构的角色而已。

这时乡村神父战战兢兢地向那位高坐在大轿车上的大神父或主教作了自我介绍：“鄙人名叫巴德拉·吉诃德，我能为您老人家大神父出点什么力吗？”

“当然能，我的朋友。我是莫多波地区的主教。”——说话的口音带着浓重的意大利腔调。

“莫多波的主教？”

“没错，我的朋友，附近有汽车修理站吗？我的轿车开不动了，如果什么地方能找家饭馆更好——我的肚子开始闹饥荒了。”

“本村有家修理铺，可是店主的岳母死了，他只得关上门去参加丧礼。”

“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吧，”主教不假思索地念了一句经，一面摸着胸前的十字架。他接着说，“多么令人讨厌的倒霉事！”

“他要不了几小时就可以回来的。”

“几小时！附近有没有饭馆？”

“大神父，您如果肯赏脸来寒舍进餐……因为埃尔托巴索没有一家值得推荐的饭店，不管是菜或是酒。”

“在我这种处境中，一杯葡萄酒是必不可少的。”

“我倒是可以贡献一些当地醇酒，不瞒您说，一盘简单的牛排……和凉拌生菜……我那厨娘经常为我准备下吃不完的饭菜。”

“我的朋友，你竟是我的庇护神的化身。我们一起走吧。”

吉河德神父那辆小轿车的前座已放着一坛子酒，主教不愿意惊动酒坛，宁愿把他那高大的身躯屈居后座。两人一路无话，直驶入村，在跨入神父的小门坎时，主教风趣地说，“我感到十分荣幸，能来到堂吉河德的府邸作客。”

“可是本区的主教并不欣赏这部小说。”

“神的事业和文学欣赏有时不免难以相容。”

神父趁着主教在翻阅他书架上仅有的几本祷文之际，溜进厨娘的寝室兼伙房里。

“塔丽莎，”吉诃德神父说，“中午来了一位客人，要快点吃饭。”

“除了您那盘肉排和生菜，只剩下一点干酪了。”

“我那盘肉总是吃不完的，足够两人享用，主教是位和蔼可亲的人。”

“主教？我可不愿招待主教。”

“不是本区的主教。是意大利人，一位非常讲究礼貌的人。”

“可是那块肉排……”塔丽莎说。

“肉排怎么啦？”

“怎能拿马肉款待主教呢？”

“我吃的是马肉？”

“一向如此。您给我的钱哪够买牛肉的？”

“除此之外没别的菜了吗？”

“什么也没有。”

“天哪，哦，天哪。我们只能祷告上帝别让他老人家发现是这种肉。说到底，我可从来没注意过它们的区别。”

“您从来没有尝过好菜呀。”

吉诃德神父慌慌张张提着半瓶西班牙白葡萄酒回到客厅里。看到主教喝完一杯又来一杯，这才放下心来。寻思多喝几杯酒也许可以混过这场困窘。主教坐在室内唯一的安乐椅

中，毫无挑剔之意。

塔丽莎这时端上肉排，于是两位神父坐下来祷告。

吉诃德神父一面替主教倒满酒杯，一面惶恐万分地瞧着客人咬下第一口肉排，又见他大大呷了一口酒——可能为了清除嘴里的怪味儿……

“酒十分可口，”主教咽下肉和酒，“而这块肉排……肉排……肉排，”他一边切肉一边说。害得吉诃德神父不敢往下听，连塔丽莎也在客厅门口转悠着听他的评语。“我在谁家的餐桌上也没尝到过……如此鲜嫩，这般香气扑鼻，请恕我说句褻渎的话，这块肉排简直高超神圣无比。”

两位教士边喝边谈，吉诃德神父惯于自言自语：“奇怪，三年前人家送我的那瓶法国白兰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这会儿正是开瓶的好时机。请原谅我，大神父……塔丽莎也许知道，”说着他便朝厨房走去。

“当主教的喝那么些酒也够了，”塔丽莎说。

“小点儿声说话！你的嗓门太大。这位可怜的主教非常担心他那辆大轿车，走不了啦。”

“依我看，这都是他自己不好。我年轻的时候住在非洲。那儿的黑人和主教总是忘了加汽油。”

“你真的这么想吗？……他的确是位非同世俗的人，他相信……快把那瓶白兰地给我。趁他喝白兰地之际我赶紧去瞧瞧他的汽车，想想办法。”

他从自己的破汽车工具箱里拿出一桶汽油。他当然不信问题能这么简单，但试一试也无妨。检查了一下主教的油箱，

果然是空的。主教居然会不注意这些细节，可是叫他在一个乡村神父面前出此洋相未免太过意不去。他想来想去，这位主教到底是个好心肠的人，决计不能让主教出丑……主教既然不注意细节，不如替他加上油，连自己手上也抹些油污，装作修理过汽车的模样……

主教果然对法国白兰地十分欣赏，顺手又在神父的书架上抄起一本他自幼便保留着的塞万提斯小说，津津有味地翻阅着。他的确和本地的主教大不相同。

“您的汽车修好了，大神父，”吉诃德神父进门便说。

“真是奇迹！修理铺师傅参加丧礼回来了吗？”

“店主没有回来，所以我自己替您检修了一下。”他伸出双手给主教瞧瞧，“太脏。您油箱里的油也不足，这倒容易解决，我经常有备用的汽油——可是毛病在哪里呢？”

“太好了，原来不仅是汽油的问题，”主教满意地说。

“引擎有些故障——我的机械知识不够，大概还得好好修理一次，反正眼下可以开动了。大神父，也许您到达马德里后还得进行一次专门大检修。”

“那么说，现在可以开车走了？”

“除非您愿意在此小睡一会儿。塔丽莎可以另铺一张床。”

“不，不必了，神父。有了你的出色好酒和肉排，——哦，那块牛排呀。我今夜还得在马德里赴宴，天黑之前必须赶到。”

吉诃德神父又亲自陪送主教上路，只听得主教絮絮叨叨打听他的出身和学历，最后说：

“在教会里我们也很需要具备办事能力的人。按照今日的

世事，说句俗话——祈祷之外还要有常识。一位神父能从容自如款待过路的主教，饕餮以好酒好肉，肯定能在更高领域内发挥他的才能。我们的职责是使罪人悔改，而在资产阶级中，罪人要比农民多得多。我祝愿你象你的祖先堂吉诃德老爷那样能在世俗的大道上闯出路子来……”

几个月过去了，吉诃德神父从此心安理得吃他的马肉——无需对奢侈生活感到内疚——想想那位意大利主教多么的善良、知礼，还能欣赏好酒。

“这儿有您的信，”塔丽莎满腹狐疑。“我不知道您又到哪家去了。”

“我在街上遇见市长，谈了一会。”

“那个异教徒。”

“塔丽莎，如果这个世上没有异教徒，那么神父就都没事可干了。”

“说不定又是主教的来信，”她嗤之以鼻。

“天哪，哦，天哪，”他坐着好久也不敢拆开手上那封来信。最后叹了一口气，终于打开信封上的红火漆封念道，“……我收到一封从罗马来的无法理解的信件，”本区主教写道。“大主教要我立即传达给你，把你晋升为大神父级，据说是由于一位莫多波区主教的推荐；此人我从未听到或见到过，居然不通过我而向上保举你。我只能服从大主教阁下的意旨，把消息传达给你。只祈祷上天使你在这职位上不至于有所疏失。再者，我已复禀罗马，要求为你安排一个比埃尔托巴索更为广

大的地区去开展你的活动，也许调任另一个主教管辖区，或甚至远征海外。”

神父缓缓合上信笺，任其滑到地板上。“信中说些什么？”塔丽莎问道。

“他要把我赶出埃尔托巴索，”吉河德神父的神色如此绝望，以至厨娘慌忙躲入寝室，避开他那对忧郁的双眸。

二、启 程

年轻的赫雷拉神父接管了埃尔托巴索教区。吉河德大神父满腔惆怅辞别了居住三十年的小屋，跟着落选的市长“桑丘”^①同驾破汽车600号向马德里出发。这位前市长原属西共政党，本届竞选市长运动中败给右翼分子，于是带上四大箱名葡萄酒，和吉河德大神父结伴先去首都马德里一游。出发那天，大神父衣袋中暗藏天主教新经书《神学道德论》一本，以备前市长万一向他挑起辩论时，可以有所依据，此书曾经赫雷拉介绍，说是颇值一看云云。

吉河德大神父正对旧居留恋难舍，只听屋外那位前市长不耐烦地在按喇叭。

“对不起，让您久等，”吉河德说着便开动汽车。

一路上两人很少交谈，各自都为这次奇特的旅行忧心忡忡。市长终于打破了沉默问道，“神父，我们两人总得有些共同语言，否则，你又何必和我结伴同行？”

^①桑丘，塞万提斯名著《堂吉河德》中的忠仆，全名桑丘·潘沙。

“我想可能——友谊吧？”

“这就够了吗？”

“我们慢慢会发现的，桑丘。”

从埃尔托巴索驾驶汽车到马德里，路程不算太远，可是那辆小轿车一如堂吉诃德所骑的老马，步履艰难，黄昏时分依旧在公路上爬行，找不到宿夜之处。

“我是又饿又渴，”市长埋怨道。

“我的老马也够疲劳了，”吉诃德神父说。

“要能找个旅店也好，此地的酒实在太次。”

“我带着足够的好葡萄酒。”

“可是干粮呢，我还得吃些干的才行。”

“塔丽莎塞了一包干粮在后座上，说是以备不时之需。她好象和那位修理匠一样地信不过我的破车。”

“这倒确是件无法防备的事，”市长答道。

吉诃德神父打开干粮包大喊一声，“感谢上帝！一大块干酪、熏腊肠，外加两只玻璃杯和两副刀叉。”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上帝，反正多谢塔丽莎的好心肠是没有错的。”

“大概差不多，桑丘。凡是好事都归于上帝，一切坏事都属于魔鬼。”

他们缓缓向前驶去，总算在公路旁找到一处废弃农场的断墙。夕照正西斜，给两人留下一些阴凉的地方。市长和神父便在路旁席地而坐，不一会就喝干了一瓶酒。市长把瓶底

最后一滴酒倒在干裂的土中，打开了话匣子：“为诸神们干杯，听着，我不向你那位独一无二的上帝干杯，它肯定是位禁酒主义者。”

“您这话不对，桑丘。您过去也在萨拉曼卡大学城里读过神学，我相信您过去也信宗教。经书上不是说，上帝在弥撒中一早一晚都化身为酒，供众人分享。”

“那么让我们多喝些上帝所祝福的酒吧，可是你的白葡萄酒要比祭坛上的酒好喝得多。我那把开酒瓶子的螺丝刀哪儿去了？”

“您正坐在螺丝刀上。请别小看祭坛上的红酒。我走了以后不知道新来的赫雷拉神父将买些什么酒来供奉祭坛。我一直选用上好的葡萄酒，要是红衣大主教允许我们任选一种祭酒作圣餐，谁都会选价格低廉的一种。他会体谅我们这些穷教士们，可是此地的面包师特别爱酒，他参加弥撒准把一满圣餐杯的好酒喝得精光。”

“神父，让我们为对前途的希望再干一杯。”

“为希望干杯，桑丘。”

两人碰着杯，天色逐渐转黑变凉，神父身上酒气冲天，抵住了袭来的夜风，想着前面他所不愿去的大城市，不如坐在此地嗅着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辆上散发出来的废气。

次晨，他们再次上路，市长不忘大神父的新职务，就指示他开车到专门出售圣职人员的服装店去置备紫色鞋袜等等。

“我为什么非穿紫色的袜子不可？”神父问。

“西班牙的公路尚未取消检查制度，神父，你呆在埃尔托巴索太久了，不懂得弗朗哥大元帅的幽灵依旧在公路上巡逻。你的紫色袜子将使我们安度难关，他的公民警卫军相当尊重紫色袜子。”

“那么到哪儿去买呢？”神父把“老马”汽车停在路旁，“我不愿意使我的‘老马’漫无目的地消耗它的精力。”

“等在这儿吧，让我去叫一辆计程车来，那司机一定认识路。”

“我们太挥霍无度了，桑丘。您甚至打算借宿皇宫大旅社。”

“钱财不是当务之急。”

“您原是埃尔托巴索的市长，薪金并不高啊。”

“埃尔托巴索固然是个小地方，可我的党并不小。而且现在已经是合法的组织。我作为一个积极活动家，可以享受一定经费——为了党的利益嘛。”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又求助于我的紫袜子？”

可惜市长已经走远了，没有听到神父的反诘，他只能独自为一些可怕的梦魇苦恼着。不一会，市长和他乘了计程车来到圣职服装店，可是该店的华丽门面又一次使神父情绪低落。那位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的店员，彬彬有礼，更使神父自惭形秽，不禁想起自己只是个乡村教士，而这位店员说不定倒是属于大城市的天主教某个俱乐部的。

“这位大神父要买几双紫色袜子，”市长向店员说明。

“没错，大神父，请往这边来。”

市长跟在后面，悄悄地对神父说：“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查看证件。”

可是店员好象在教堂祭坛上那样一本正经地把各种质量的紫袜子排列在柜台上任顾客挑选，嘴里说：“这些是尼龙紫袜，那些是纯丝袜子；这边是棉织紫袜，当然是海岛的上等棉织品。”

“我一般都穿羊毛袜子，”吉河德神父说。

“哦，我们当然也有羊毛袜子，可眼下的大神父都爱穿尼龙或丝织品。这牵涉到色素的问题——丝或尼龙使紫色更为突出，羊毛紫袜子不太醒目。”

“对我来说，这是个冷热的问题，”吉河德神父说。

市长忙出来打圆场，“我同意这位先生的建议，大神父。我们需要一种特别醒目的紫袜子，在远处就能分辨出来的颜色。”

店员似乎不解。“在远处？”他问道。“我不太理解……。”

“我们不需要普通的紫色，也不要使紫色不合圣职的要求。”

“我们的紫色从来没有引起过不合适的反应，包括羊毛袜在内，”店员勉强地回答。

“我看尼龙最符合我们的要求，”市长对吉河德神父使了一个警告性的眼色，“尼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它闪闪发光……”市长又加了一句：“我们还要买一条给大神父用的紫色的围兜，你们叫它什么？”

“您大概指的是大领圈的围兜吧。我看也得要尼龙的，可

以和尼龙袜相称。”

“我同意买紫袜子，”吉诃德神父说，“可我绝对不同意带围兜。”

“只在必要时刻才带嘛，大神父，”市长急忙分辩。

店员听了顿起疑心。

“我看没有什么必要……”

“我早已向你解释过了——眼下公路上……”

店员在包扎物品时，市长有些不耐烦，顺口问道，“我估计贵店对圣职服装用品色色齐全。”

“当然，当然。”

“那么红衣主教的服饰怎么样？大神父自然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我只是问着好奇……人总得有个准备……”

“红衣主教的帽子一贯由教皇陛下直接赐予。”

两人出了店门便找到“老马”小轿车，市长忙说，“我怕话说多了，又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那个店员送我们到门口时一定在注意我们的汽车号码。”

“我不愿意对人多心，但这人看来倒有点象是杀害基督的组织成员。”神父说。

“这家铺子很可能就是他们开设的。”

“当然他们都是为了组织的利益，正如大元帅生前也有这种信念。”

“我宁愿相信真有地狱，那末就能把这批刽子手和佛朗